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五

碑誌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醇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在周為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繇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



華丙丞相之居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止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

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岳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止即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為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為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為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

其所為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乖于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

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備于身周里成化靈鳥降祥自天采下重書旌門惟德建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々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為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為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蘊濟世之道絕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忘之所發浩

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
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
當其壹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
揮霍沈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
不足喻其深卒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然竭所
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
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
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為時所簡棄由是歛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
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為友蓋有得乎史記

之敘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
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儆不知者咲
之以為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為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
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
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
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止乎一身此則人
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
己以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為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
存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子矣
乎自孔孟歿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數為學枉

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甚者或罔之以
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獨有感於此其心願
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
如螻蟻之求穴則笑而哀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
致治如唐虞之盛可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為先生
病嗚呼先生庶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
能識哉成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文
大明御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
既推先主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迩復謂先生為萬

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而不忘亦
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觀先生之居而想先生之為
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乃於洪武二十六年
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月而成中為祠以奉祀廡
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為草堂以存其舊高傑華殿皆舊所
未有下教俾臣某記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為
知己汝陽漢中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
內在位而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
察其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竒抱節之士不有過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晦莫

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羣聚錯居顛造
於欲聖賢何事為民耳目其慶大位匪厚其身為君為師
制產明倫四海九州君視閭閻一物失所仁聖憂懼稷契
益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為憂古道不傳士溺於利
以位自娛以民為戲卓欽先生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
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利澤溥溥物無遺者世不能以
天實使然不諧一朝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歲海湧片言
所加山岳震動載求其實濟眾忠君為唐一經上配典墳
知言寥々賤德貴藝摭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
聖神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散粟
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匡輔惟王之明
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孰謂賤士而能
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何古何今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其或功
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遠惟漢將
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
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

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
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為偉人當其生乎時揮霍宇宙頓
挫萬類叱電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為忠毅之業魏赫
赫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
炳朗靈變者不與眾人俱泯則復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
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之
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
之餘削弱為特甚操欲誘侯為已用毅然不從權欲為子
請婚罵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
氣固足以服天下豈特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戮

力孔明治內侯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高祖之天
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
而卒非惟蜀人痛之且嘗為漢民者皆宜為之悼惜也感
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
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
尚存咸願紀德刻之金石俾永世無惑其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敢吞穢腥上聞帝為擐大
統重界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閭此髯廟眉面赤瞞寶刀
白馬提三軍驅新群盜如孤豚拒荆取益聲勢振東吳喘
恐睨且躡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留痕厭世倏忽

棄厥勲神靈在天燁若燄奉帝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
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鬼踊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
尊海內廟祀莫敢譖春秋薦獻羅庭門酒芳牲碩肅鼓喧
侯乘飛龍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旆來如飈馳去星奔惠
民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
媚瀆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憲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史公
賁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不以其位
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為義烏教諭淵次為太史

公淵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山之原至于今十有
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
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
恃其才為天下之顯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
以至誠不欺為本未嘗不竊嘆以為非人力所能為退見
公二子四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薰然有君子之行
又竊嘆以為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兩
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特之
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於是而嘆
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名者善之至也

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皆知其為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為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持身。天錫其後，昆為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為，孰謂天不可信。尚徵於

處士之墳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薦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之若或失之，而有得手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獸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

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為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為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為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為喜為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踰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為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玩心天人究賸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

足怪談咲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竒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為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予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其守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盧處士墓表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既明勸懲之道既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為之宰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為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為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染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交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

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為先有犯者對之微咲恂恂醉容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為樂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州盧氏

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予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賓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駟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溺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近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余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為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泚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葬

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言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藏。今失不啻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既與為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為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微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偽益以滋。今處士為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救城采遷者曰迪。功即監台州。

稅其彌。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為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為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為高祖。處士夫人有賢行。繼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為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敬。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伍。倂。億。倂。嗚呼。為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

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實蕃子孫。名卿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

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大明左柱國信國公贈東甌王謚襄武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
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
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為請臣謹以其事聞
有詔俾為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
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
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

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餼賜之勅其薨也
有祭諒之文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稱其智勇過人命
勅后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
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
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
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
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
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氏祖妣
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

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
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
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募壯士千餘人
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畧地每
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
為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
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其守帥以功
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
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願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
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

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
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
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
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
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
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
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
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偽吳張士誠兵
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
餘舟數十艘馬數十匹賊勢為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

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揚山斬其裒將獲甲首五百級
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
弟偽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
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超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
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偽左丞周安等籍士
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大湖
營于舊館降偽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
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
蘇園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
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日天悉定除御史大夫兼木

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
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賚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船
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
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
多乘勝下福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
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
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
寶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
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濶帖木兒營西北取

寧夏至察罕帖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
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鉄券封中山侯彌
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祿一千五百石
明王珙乘中國亂僭踰四川以重慶為都王珙死其子昇
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鑿塘峽
以逼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偽都昇不支率
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竄追和林明年
魔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魔其城是冬追元逆臣伯顏
帖木兒于察罕帖兒獲馬牛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
王之功加彌推誠位特進階為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兼
為左柱國爵為公國于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
賜鉄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
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北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
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
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壩濠飭士馬十
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帥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入
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
為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
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割地築城增
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

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陞辭賜白金以兩計者
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
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
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
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
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廷燕勞備至復厚賚俾歸
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弥甚不能興幸思見之特詔與
入覲手為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
為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
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為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

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
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塋于縣曹山之原詔肖
像于功臣祠配饗於太廟梓檀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
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
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
撫曰勗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
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適德侯廖權次為魯王妃
次適萬泉衛指揮俞鼎次適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次
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
景昇昂景昇昂昇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

是是

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安發言入闈國論一語不
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
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
耳何以泥古為家蓄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
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
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
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
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
子孫蓋以昭揚堯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
而獻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慈地民民之顛隳俾聖
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替生
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
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未决
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
其社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扇如貔驅彼犬羊披淮
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過偽吳坐鎮毘陵
不騫不傾仗義為城帝德日宣遠懷迩服王率之行勢若
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閔隴
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啓

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綉裳赤鳥
海宇晏寧變夷為華民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
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
侑以百朋內豎夫人亦受寵錫重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
生才股肱聖皇豐其第祿俾之壽康壽考今終孰與之同
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後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
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大明故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黠其名字子詠父曰替度稱篤行昆
弟三人次為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

甚優未從政丈夫後官奉溫清癸酉仲夏己巳暝客死漢
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顯德孔盛城北土岡
厚且勁寤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廸尚其祐之俾
終慶迺葬故鄉禮斯稱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為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
孫梁其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
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
父曰舉大父曰景升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為富家
處士生元初卒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

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薨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元蚤卒撫後子如子無愛憎厚薄疏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賜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澗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感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綉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為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

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塋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人皓昂暎昱普晔暄皖昂曾孫女九人處士既没十八年長子嘉以墓上之文為請後五年予自漢中來京師乃為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為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為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侍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仙居人也既而六成為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感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既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故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弟君大才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人有諱時舉者居縣之東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竊取其家貲後值其人陽為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要待氏二子德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塋以其年月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

惟仙居為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為華言麗飾往人有古長者之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沒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六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
其學也懿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餘澤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為兵挾以北至濟南厭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為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厭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墓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婣貧無衣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為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為之歛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歛怨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辨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償于

人家入尤處士不售取為已利處士笑曰吾豈以利而昧
心哉其所為多類此尤善教子開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
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為勸至老不懈年七
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
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
人曾由國子生為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
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
義誦賞羸或儼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
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
善孰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故駙馬都尉郭公擴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為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
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為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元勳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
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
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與以軍
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謚宣武而姑氏復為高皇帝妃
公以勳戚子弟資貌潔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
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永嘉公主賜金玉帶
鞍馬金綉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

上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賈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欵及葬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葬于應天府栗實山喪葬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永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雞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官某去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官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為爪牙臣奪旗隔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為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二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誦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照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

資以綺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
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為奢靡事
與其姊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
百口人不同能調節擗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
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趣諸婦為酒食
延留久而不急其明於事理類如此三十一年戊寅閏五
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
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琛女二人長適耿奇季天孫男三子與
龔孫女三媛娥姻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
俾弟琛以其月日葬夫人于雞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

博士王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
稱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為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四
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胡公
猛敵貔虎寶劍彫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顧家其窶
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一德靡懈儉勤
百口悉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錫予綉服珠冠旨酒
肥稔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闈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勲闕
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為難婦順
母慈端其獨完有樹於道其下維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史公謚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感額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言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感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矜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忍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

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歿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亦終其身不食亦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婭不以貧富為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小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既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德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為文辭水滸而木澁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為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

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遊者至今哀之不特君
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
而卒歿氣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
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
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
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孝義同居聞母周氏有婦德先處士
卒與處士同壙男即楷女二人遺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
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為屬系曰
古之為儒道為貴俗衰尚文才取偽文奇行駁世所棄偉
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為文乃餘藝玄珪

白壁 郊廟器弗庸遽向山澤悶醇儒之亡眾歎幸有佳
胤紹遺志積殷報侈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闕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
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
諸儒試諸儒願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
議少之俾入學太學選為荆王伴讀是時天子方寵士
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惟偉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
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翰林學士太史公學文
有法可觀尤為上所顧命

闕命廷中

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
久之獨不與九年後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
舍仲昭侍王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調巧授王經
不正說恣王所為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
趨出衙之會仲昭至楚妻婦甚愛婦翁謫為兵戍邊惟外
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為兵
妻不可格弗許仲昭獨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
死時二十六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
老生多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竒嘆不敢
望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仲
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合無所
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者固人所忌
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衆不必如仲昭則
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棄才者耶嗚呼其可哀也仲昭死
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塋以某年月日銘曰

孰俾子賢乎孰嗇子年乎孰使子無傳乎嗚呼天乎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漬
狎骨化成風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辨髮短衣效
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

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容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乃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為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生德詮德詮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善轉善智有子

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令有司即退脩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辨疑昧多所益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年愈加志愈篤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娶王氏生五子曰祿衍椿

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某日塋于義和里之揚
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
亦為老成人曾孫十五人已多長云人于暨孫至曾祖則
已疎矣使復越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恆乎人
之知否然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為善者怠矣余是
以論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六

碑誌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瓚字仲珪其言確而
信其行和而謹其為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
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慊然雖变故灾
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
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者艾勿稚富貴貧賤莫不樂
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近咸得其懽心人以
為長者母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

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璉為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為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為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夫公亦卒于夔家人死者相繼人為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為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為之嘆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懌會而懌以君羣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為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

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墳誌銘

璩為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為氏父灑名儒國太史曾
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
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禩忠孝慎
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卷
友經紀明塋浦陽江東鄒村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
厥事配方甚泚憚其子從太史行莫為主嗚呼致斯果疇
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勤辭書鄭濟

宋子畏墳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
十八日以其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
骨歸柩塋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
呼子畏以太史公為祖以仲珩甫為父以子之才智奇偉
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騰舉莫推
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
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為視護其墓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翁
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

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畫日充
月拓卒為巨室當時婺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
十人子弟厮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為樂君
獨弗效其所為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
不知其為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遣長子從名儒太史
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嗣困者歲時擊牲為酒召所
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為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
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塋石
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錢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
皆為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男八
人滋潤淇濼灑洪濶汗五孫女其二適人矣余尚幼

與予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贊聞夏屋崇堂封君
之宅鐘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邀遊良馬堅車綺綉煌々
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耻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狂
于初不因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
孫子孔多尚微厥後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為詐卒孔子蓋屢嘆之教人
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為立德之本故耶今世去孔子時

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鄭處士者焉其
可尚也哉處士諱灑字仲德別號來苓子居金華之浦江
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令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
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義門鄭氏處乎世者八十
有四年主其家者凡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
其行必篤其事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
毫之妄望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久與之盤旋
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久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
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
王文節公楫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為賢而鄉人

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為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
信之士矣處士為學通天義義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
田賦多推擇為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高皇帝識之後
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
實不實必死而獲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
獨憐之曰我知蘇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權湜福建布政
司參議而盡以所徵償金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
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
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
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持完蓋忠信之

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家龍游丞德廷與弟青田尉德璋
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鑒之子以
父命為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
人樵檝林彬好學有長才檝天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
女二人早死次適傳誼孫男炳煜燦焱孫女四其二適
諸暨何恭永康朱埤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墉
女一處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
四日塋于石姥嶺之原塋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師
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蘿山與處士家相去二三里而
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交處士祖子
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為君子也後未幾時
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今而處士之故入交舊
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

辭銘曰

自古有國莫能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
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滎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
以義為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
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于親協恭昆弟
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偽
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

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綬之不怒以
笑天恩誕敷為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為尤疇棄不行外
物是求宰木森々取則匪遠我曷其傳以勸為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沿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
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
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為人所誣輒赦不
問擢其子弟為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為先
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
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廿人而五

人為公之兄仲兄瀛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
公奮曰有弟在其恐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瀛
迎謂曰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兄年耄弟當任其
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既而 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
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
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
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
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
公家聲相識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々畏服
南靜縣民為亂誑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為奴

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
而取其財其一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
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
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
屍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
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
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州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
張氏公少竒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
識度卓卓負氣有為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
條教皆可為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

曰杲曰柯杲及柯蘇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人異
孫三人光燭光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塋
于諸暨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
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為史官與某聯事柯因以文
為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幾至公家拜
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
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為老成
人或已天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
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為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
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

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洎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斲雞籠卧榻之側聞雞初鳴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為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勤篤恭慎為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畛為畝命太學生泣其後太學生有

以賄敗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瀛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為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悼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焯焯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

皆師潛溪公處士遇余最厚相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
來請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
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
義理而抵法如孟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其
事變隕身于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
生之死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
負耻貪垢以全其死繼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孤胤
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先死于仁義
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壽雖不長名
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歟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嘉嫁
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其年月日終
某年月日葬其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
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者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曰
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為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
父母稱為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為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
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既老時
過乎吾家頌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
始嚴氏富既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

縑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乞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
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
教吾母久疾湯藥饋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
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薛氏以
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
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
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
祖運祖一政父德璋家青田尉銘曰
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
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
然色變趨塚前揖之已環視北城歎立不悉違余招而問
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
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
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
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為之摧
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資
日招賓客飲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埤聲嘈嘈欲沸諸女競
出寒簾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

戶闕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姊
如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
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
疾者累年媛節遶飽飢寒燠調湯藥扶持卧起雖久不輟
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
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頷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尔少
父曷不自為計媛曰死則與始俱死耳敢他之乎旣而吾
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哀彌頓毀瘵疾得熱病猶朝夕
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
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惟前奠哭哭

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
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
曰越百日卽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
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
其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
尚幼其死時眴睐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
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肯為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
非恒婦人比其死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媛字子姬
祖諱與曾祖諱天錫銘曰
質之嫵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鄭君子柰何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切於殺無罪者手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為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以為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

之後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沒徙所又三年為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士與山之原以兄僉事君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世其為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為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于水徙水東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彊敏絕出窮經為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其講說各克然若有得喜

蓄書手自校讎與旨疑義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及其言論
愈久而益深至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
君子樂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士利士
貞文適元江浙行省都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
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
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
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
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為姦召其耆
老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通四歸田野墾闢戶

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
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牒懷慶衛俾軍自
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
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為軍運鹽
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為
生且設軍以衛民柰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
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
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為妻妾或脅為奴往時部使
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
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

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
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寃者時獄已上
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寃狀御
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嗾懷
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辨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
儀真又二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遇疾卒時君父處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
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
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為學人謂鄭
氏隱德累世積父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

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者銘曰
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
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嗣其脩翼其教雖不有位
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燁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
嘉柔摧擊暴強卑窮舞歌茲屏盜止聲威所暨千里化服
銀章綉衣權貴震肅弗異遐壽遠關其施窺其所存亦已
雄竒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孝既有子
弟復似兄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安其養洪

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孝婦亡矣
予奚以生為其隣與其姪戚聞其死亦皆曰吾里失一孝
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走書京師請誌其行
必差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
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
人稱其孝斯其可尚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
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
其嗜好而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筋絲絲細事不敢自專
一聽於姑或有疾視藥謹慎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
正過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紉未嘗少怠壽止

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
人塋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
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衍銘曰

淑孝靜顯胡不永年人以為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金陵王處士墓銘

元至正初天下彌無事郡邑里巷無一夫兵而馳者金陵
處士王君國賓猶憂以為亂旦夕可冀語人輒嘆咤憤恨
曰使有善榮尚可救否者難為矣人問其策不答時公卿
貴人方酣溺富貴極意為盤樂事喜聞諛誕說無賴士同
口和贊惟恐弗合聞君言爭迂之君曰我信迂然言有餘

味稍知君者多欲薦于朝君辭不就實藥市中與庸人混
不取聲名縱酒悲歌時君有所計度衆莫測其意也已
而大亂作果驗迂君者或在或亡然在者始賢君謂善料
大事云君諱元質字國賓其先瑯琊人宋中世由開封遷
吳興再徙金陵高祖為馬文惠公所知以賢稱大父昇淵
父潤之母貝氏君生有異徵少從名儒學藝能超一時容
貌魁碩善辨論擊排大父有才名望高為江左鉅家其所
後皆奇傑士少時當意於子孫中最嘉君初亦自負以
功名為可必致及知世運且變遂決志不仕君事親孝與
人交篤於恩義間豁厚重望其儀狀知其為有德人然於
事之未形者預決成敗得失不遺毫髮蓋其所蘊蓄深遠
矣慎世不見用故可稱者寡然士之用世者多矣其果足
稱如君者又何鮮耶君卒既葬會余朝京師子顯頴願以
余門人林石狀君群行請銘余竒君節行喜顯頴之有文
重違其志乃識君生娶卒葬之詳而繫以銘其娶曰戴氏
君存能承君意及能教其子其生以元至順庚午三月四
日卒於洪武戊午十一月十六日年四十九葬以十二月
二十八日墓于鳳臺西鄉之任家山銘曰
衆方嗜之獨憤而悲人踊于熾則履其夷智燭幾微善不
少遺伏而不施惟嗣人之貽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為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殺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死子且嫡也弟死國兄為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為流涕固已十其有後已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

化縣令石之曾孫諱城字德夫少

孝謹識處已大方

事親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為本廓大好施予歲飢捐錢粟周閭里方能庚者庚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為者無不盡心而於神廬佛寺隳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為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為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氏宋太學其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辰三月五日終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洄巖之金盆山既葬之明年盜起意其冢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

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玘璟三女適呂德鄉
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澧清溶汗浙曰游湫
滂潤溱浦濡梁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名陳
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少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
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
可稱者為書搜余請銘其先蓋祖漢
三十一世孫
磕五季世為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
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為大家銘曰
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々厥先番々
一作厥傳有弗為善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
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
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
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為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
祖集祖德潤父曾皆以醫術濟人娶王女生四男子元同
麟鼎濟後娶魯氏生一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
清澧浦澆
處士生斯一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
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
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

其事處士敦厚不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諱
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交者皆
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為
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為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
知愛慕之以為長者而處士初不為詭異之行以徵譽於
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
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廉廉與本伴即止息錢因棄
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
召至家給以葬費嘉 為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
養士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

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為人皆類是人用是稱
之曰善人隣家火炬燎處士橡栢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
家獨完鄉大夫驚異之以為為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橡栢
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
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
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為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為鄉邦所
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
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 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
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為世勸
也哉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為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子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三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為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為禮以不文讓不可則敘曰君字養晦諱湫

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子母盧氏祖塏誦善人君資粹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閭交愛信之命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癢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割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因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

上邊將其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
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
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
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卒始余見君時君託
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之時余日視君君言語
歷々未嘗少變且命余為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
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
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
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
公拱四歲君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

君去官至卒服勞勤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
其喪歸歆以其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
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
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
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為民擇賢茲懿曹君
為群士先行脩一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
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焉幸於世為同嘉績有傳邦人是
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

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為
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
有謀臣辨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為勝
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
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
辭之士寥寥聞豈馳說騁辨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
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
取二盜將如探蠶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
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不聞于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

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閩之君
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
輒以其意常為人言之人笑其言之過君曰君九子何足
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飢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
粟將劫之兄惧走匿君不為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
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
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
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為元帥聲言
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
知所為君造門謁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

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
難為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
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
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
以計教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
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
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
上已得江淮地金陵為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歎曰
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為
因禁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銼鏑不露幾微

故習恂務為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
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為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
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子某山卒
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塋君為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
名士多喜與交友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
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為威謀士多
以謀取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
各有以取之非智辨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
以得喪為累謂善用其智辨者非邪銘曰
言之辨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閔其逢命之

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著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文章氣高竒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外族尊卑䟽戚其人賢否和安宜不同夫人翼、雅、咸得其惟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遺

乎側也先生以是得繼志吾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五時聞人夫人蓋有助焉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談衍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隨其資才有任羿無廢務其精敏儉、達於人

此數句不可解

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汨以事卒為善士故邑人言為婦為母者必列以為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

墓觀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
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
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者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
相夫承厥家子又以札塋其可稱也乃銘曰
柔為陰恒順為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猗茲夫人實涵
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為言藹其為儀率其儉素約
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
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為

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
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歆景文曰
歆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
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海屢遭家難未果為今年景文
復以書來速銘書辭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母以
子文而傳吾悲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
諱某台之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為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為
父母所愛既筭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玉
世家同群之仙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尊取
下具有禮則媼族咸贊以為得婦道年四十餘產子輒夫

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後之已而夫人生一子景文也
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之慈愛均一人嘆嗟
其難能二子長皆為娶婦夫人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
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
午十月某日葬于昇平鄉蕭洋之源與處士同穴孫男四
人與嵩汝泰元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
仲蘊景文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為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
求其為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
以也銘曰

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劄而忌乃匪陰德孰若夫人秉心
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有嫡有系一務以息
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私式闕其宗祀事卒墮不私
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順婦哲母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既葬其考踈清先生乃以其僚知
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上之碑余
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楫字傳巖踈清
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為光
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為生子彥
發彥教生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為國子助

教有學行宋亡為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
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為世俗譁教譏浮薄之
習事親有礼鄉人服其孝後親歿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
人爭負筐篋先生走避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柩獲全人益駭嘆以為篤孝所感史官王
禕傳之事聞于世後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為託先生泣
曰而子猷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
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糶糴雜粟以賙
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
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燕嬉被服整

飭論辨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
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為書其額嘗以部使者
辟為郡學錄既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
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與山之原以徐氏附徐
氏諱欵梓有婦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
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
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
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
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社多孫子遺

澤有徵將在此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綱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若素熟者為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為弟子業益脩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為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為文章輒美贍可喜大學所畜士數百千

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与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為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為當世師尊少所許可猷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為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為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伍人為學官君与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三矣君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為君後而陳氏

刑

仕

衣

葬子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

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吾兄乃使來告當君
初上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為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
事言天下大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
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
哀君為尤深非特相与友善者為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
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
享眉壽者常患不能為而為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
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
而無益于民雖貴猷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
歎天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

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
銘曰

其成也孰辨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
嗣人尚克祀之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
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皆忠厚潔廉寬於用法而
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公卿者既以才
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亦謹言篤行与其時
稱豈特吏之素賢子士而為吏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

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
是以喜稱之君諱得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
自其祖德秀從母為林氏子考仁壽吏寧海因家焉君
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
長而明習世故恢竒卓偉貌莊氣嚴善辨說事嘗不得失
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 國初知縣事李茂
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竒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
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語以上俗利
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
步度田著為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為
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
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定告郡守庸怯畏得罪
過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指禁訴定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
緯達于郡請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
所為君曰官為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為小民爭之柰何畏
守一怒而為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達
下涕泣乞自免守獸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
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
將實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曰浙東七郡無一
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獸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

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為
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
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
今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
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
藉或以田詭記他人以避徭役覓令欲徭之君曰誠信未
洽使民為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遷徙之失為民父母意卒
得不從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
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
民得不困其識大体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

鹽奏報緩期謫額上居七年復起為刑部掾閱兩月丁**繼**
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
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
必悲哀卒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猷強起以衣
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
死昆陵為携其遺骨還葬其在額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
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民生二子
旭相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
山之側室葉氏有子男三人曰昇昇昂旭蚤死而昇善學
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述其所知事行為書請識君

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
過惡衍溢而猷為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
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
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
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為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
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
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
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為善

110X
134
16